

博平縣續志卷九

藝文志

舊志藝文文與詩各一卷備矣茲但擇其有關脩建之碑記表揚之表狀凡數篇非文之止於此也亦謂文之當存者然爾

重脩明倫堂碑記

劉鳳翽

癸亥之冬學師趙百川趙春浦兩先生置酒招客慨然言曰我

朝立制令各郡邑於 廟學建立明倫堂俾學官講論

博平縣志

卷九

明倫堂碑

二十九

其間用以訓迪士子使之敦廉隅明禮讓漸摩乎仁義涵泳乎道德薰陶乎詩書文學砥節勵行不惟退為鄉民率且將上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為純儒為純臣胥恃有此也乃登斯堂而垣墉頽廢棟宇折摧烏乎可願諸君亟為修治計皆曰唯今年春司事諸人與邑中同志籌其所需凡本石甃瓦灰土油漆之屬所費良鉅或任采買或筦出納協力經營凡兩閱月而遂蒞事其在斯千之詩曰君子攸芋又繼之曰君子攸躋謂夫築室既成君子居焉而

尊且大者將以宏敷布著猷為也今之成此堂也不必  
鳥革翬飛備極壯麗而顧名思義致一邑人士羣相勉  
為孝子悌弟之行則敷布猷為孰有過於是者是為記

同治元年 月

重脩關帝廟碑記

城東五里墩

李金枝

普天下莫不尊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僻壤肖像而崇  
奉之者固無如 關帝矣贊頌之碑版無不搜奇盡致  
以爭能實於 帝無與也蓋 帝之聖神文武無須乎  
贊亦實無可贊而迂腐庸俗之輩反於 帝有疑神疑

博平縣志

卷九

關帝廟碑

三十

鬼之說令愚夫愚婦惶惑驚訝甚則列於道觀配德空  
王偵孰甚焉或曰如子言則 帝不當祀耶余曰吾詎  
謂 帝不當祀者但人不知所以祀耳吾謂欲祀 帝  
宜知 帝之為帝欲知 帝之為帝仍以聖賢之語為  
歸夫子曰成仁孟子曰配義曾子曰大勇士思曰至誠  
謂之志士也可仁人也可君子也可大丈夫也可顯之  
為常人之固有深之為至人之不測仰之為日月之經  
天府之為江河之行地苟吾心光明磊落即 帝心也  
帝心即天心也祀 帝即祀天也宮殿以崇之可也

祠宇以像之可也即家家尸祝之無不可也博邑城東五里許有 帝廟馬歲久且圯里人士傅虞愷等新之將勒諸石余因以 帝之為帝昌言之俾知所以祀帝者不然撫拾蕪詞不宗正史喋喋不已恐反為 帝之所呵也已時乾隆二十九年六月

重脩關帝廟碑記

金熙柳

關帝廟祀徧天下自通都大邑以逮窮鄉僻壤異域遐陬莫不立祠肖像歲時瞻禮况乎我

朝定鼎遞晉徽稱

博平縣志

卷九

關帝廟碑

三十一

詔於春秋兩祭外五月中加祭一壇令典煌煌於今為烈則博平之有廟由來久矣廟在縣治西負城臨水遙對鬻宮規制固巍然也無如年遠未修祠宇半形剝蝕每值朔望行香目覩而心疚者屢矣今年春邑紳耆謀所以新之者商於余余嘉其事之克舉也因捐廉以為之倡而四方好義者咸爭先樂輸於是鳩工庀材兩月而畢是舉也非徒以飾輪奐壯觀瞻也將博邑之官吏士庶祈於斯報於斯為我

國家祝萬年有道之長焉亦於斯凡駿奔而拜於宇下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李維誠

廟祀之神徧天下古聖賢社稷而外惟城隍為然聖賢以德杜稷以功而城隍之憑依厥土者將以理陰贊陽禍淫福善明則有守令幽則有鬼神本先王遺意以神道設教也爰稽祀典始於唐紹於宋迄於有明白京畿以及郡縣皆立廟以祀之尚矣博平邑治東南舊有城隍廟年久屋壞前令金君偕邑士修之僦功未畢歷數年又以頽廢金姑八蜡諸祠傾圮無有存者光緒壬辰

維誠

來守是邦祇集善士先修孔子廟廷乙未春增修

博平縣志

卷九

城隍廟碑

三十三

茲廟民驩趨之贏財徵工八閱月而葺事堂廡門屏像飾儀衛煥然一新夫而後神之憑依者安而民之瞻視者肅矣於是擇元辰會羣吏禮於其廟搢紳綏佩之士升降拜跪於其堂聊攝之境鳴犢之濱氓庶偕來者遙觀厥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天降康年神之貺也邑無暴客神之靈也自今以始振古如茲神之有功於吾民食報於吾邑者顧不鉅哉抑又聞之城者城也隍者池也古者建邑必修宮室浚城隍以備制度亦王公設險城復於隍之義也博平土地無名山大川廣博而平

衍築斯城也鑿斯池也保障之攸賴不有神焉以呵護  
其間乎然則斯廟之修庶幾慰答民心急先務也已廟  
既修候選訓導許蘭芳等請記其由余喜前令之創其  
始而邑之人士咸能樂事勸功也因道其詳且刻名於  
石後之人得以覽焉

廩祿義社序

許蘭芳

郡縣有學與太學相峙唐初增廣生員明時於原額外增之名曰增增迨後又有廩祿之設

國家尊賢養士德澤涵濡深且遠矣查博平縣學廩糧每年支給銀庫平一百七十三兩六錢一分二厘膳夫銀每年庫平十三兩七錢七分七厘嗣因度支告匱奉文減平扣建計廩銀每兩減平六分每年共除減平銀十兩零四錢二分膳夫每年共除減平扣建銀八錢七分七厘六毫應領廩銀一百六十三兩一

博平縣志

卷九

廩祿社序

三十五

錢六分九厘膳夫銀十二兩九錢按季赴縣請領各在案後諸廩生與禮房齟齬請歸儒學支領每年需費銀十四兩四錢錢十一千六百文光緒九年九月廩生郎盤生約諸同人與予會議欲將此費會成義社為廩生出貢之資屢請 邑尊會同儒學批示歸縣庫由廩生親領每年餘前費銀十八兩再合二貢每貢助京錢一百千文永為例每季分銀之日酒飯費錢一千五百文分銀後照市價公平兌易所餘錢文會核登記或存縣庫或存錢鋪如出貢之日錢項

不足亦暫由庫房錢鋪供用領出公項歸償再新補廩者定於首季領銀時捐錢二千文以入義社祇捐一次不得再捐以上各項支銷均擇一二公正廩生董其事年終會同核算以示無私如有不守社規營私舞弊諸廩生會同議罰責令出社出貢亦不得津貼如此恪守定章久而勿替飲和食德共成名教中人即寒畯之家不至以出貢無資逡巡頽廢庶於養士之義不相刺謬云是為序

重修仰山書院碑記

李維誠

周禮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凡以教為學而學為大  
人之學者也後世橫序林立儒言儒服者日凡幾輩繡  
飾鞞帨師承互異駸駸焉漸失古意之所存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古今人殆不相及耶博邑仰山書院始於乾  
隆二十年芟薙荆榛闢為講舍道光十四年邑侯楊公  
始建文昌宮上應奎曜於宮後拓椽三十餘間為士人  
絃誦之所一時雲集響應賢才盡出其門道光十七年  
邑侯胡公與邑紳李琢修復建考棚得所棲止士人頌

博平縣志

卷九

仰山書院碑

三十七

之迨後蔣公箸生三泣此邦校士之餘復捐金為課獎  
誠足嘉矣惟是歷年既久物換星移風雨摧殘烏鼠叢  
穴舊時堂構岌岌幾瀕於圯邑士紳有志重修而未之  
逮也光緒十五年蔣公友山捧檄至此甫下車即以振  
興文教為己任進邑紳士而告之謀所以修葺者復出  
俸為之倡邑人美公克紹前徽也董勸捐輸各輦金錢  
以襄事捐未集而蔣公解任邑侯金公再任斯邑諄勸  
集款於六年三月興工六月蒞事暨茨丹雘次第重新  
匡坐鼓歌得所仰沫二公實有力焉第束脯之敬膏獎



之資酌盈劑虛尚難贍給當思有以善其後也

維誠甫

甫

涖是邦邑紳許廣文蘭芳等以是為請乃進諸生而告之曰諸生從事於學而學為大人之學者也大學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道均不外是而澈上澈下其樞紐不外乎思誠思則得之弗思則不得故思字尤為能誠之要領大學慮而后能得一語其左驗也方今上知下愚不概見而中材實多惟筦之以思乃能閑其所習是雖師儒之責亦有司之責哉至厯任捐款若干餘款存息若干地租及靛行撥款若干分泐碑陰備

博平縣志

卷九

仰山書院碑

三十八

攷是為記

廣西麥嶺營都司卹授雲騎尉世職張君墓表

蔣慶第

道光三十年庚戌粵逆始熾當事度弗能隱乃奏聞而集諸軍合勦三月署麥嶺營都司張君周南遇賊於永福境與戰力絀死之

詔旨憫卹

予祭葬授雲騎尉世職是年七月家屬往迎櫬六千里外歸葬於博平盧家村南阡越四年慶第來令是邑狀君義烈思聞其詳顧求諸狀誌不可得己未春其子春

博平縣志

卷九

張君墓表

三十九

圻以墓道之文請乃考始末譜而授之君諱周南字西伯號萬封先世由洪洞徙博平家焉曾祖德儉祖岱松鄉飲賓父經大學生 贈武德騎尉母賈氏生繼母郭氏俱 贈宜人君生而魁傑膂力絕人善騎射應童子試勇冠其曹道光甲午武舉丙申進士二十四年授廣西提標前營守備旋署鎮安都司二十七年逆徭雪再浩倡亂勾結粵匪李世得等君提士卒扼之全州咸口橋殲斃百餘復於壩頭大梅頭擒獲其黨多人事竣以都司陞用

賞戴花翎二十八年鎮安賊黃添宋等戕官君密緝獲  
要犯部議紀錄一次三十年正月署麥嶺營都司甫逾  
月檄調勦賊君歷行間久素敢戰為大府倚重思奮身  
建不世功至是率所部三百人馳往塗間又為上官分  
去僅餘百人抵龍虎山百里村賊突至衆望塵驚卻君  
曰吾以辦賊來雖知不敵顧安避之遂整列以前而賊  
勢蜂擁後無援軍竟被創手格數人而歿君將之任別  
鄰里或以邊地剽悍為虞慨然曰男兒為國效命事濟  
功名顯不濟效伏波馬革顧不壯耶比聞君死人咸曰

博平縣志

卷九

張君墓表

四十

是素定於中非偶然者夫士平居言忠孝值利害猝嘗  
翻然易操如兩人或恇怯澳忍無卓立志迫於時會以  
捐軀君子猶與其卒而略其始况君之志節皎然者哉  
抑逆泉之變當丁未戊申間由蘖已兆使有如君輩四  
五人授以擒捕之權而觀其效彼特胠篋斗米伎倆旦  
晚間駢首就戮耳顧以海宇晏安重發大難癰幾潰也  
猶固護之迨燎原不可撲滅噉啗宿將甘以身予賊而  
於時難迄無少補斯氣數耶抑人謀致然也君於內行  
修贈公沒奉伯父純命惟謹析爨時有良宅一區叩頭

固辭讓入稱歎之與弟化南友恭無間生嘉慶八年十  
一月初七日卒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  
七配杜宜人前卒子春圻承襲雲騎尉春田前卒

節婦盧氏行狀

蔣慶第

蓋聞聖人先貴庸行而女子豈矜奇節縣城西北十五里利一十甲赫家莊赫振河之妻盧氏嫁年十七二十二而夫亡六十四而身故夫亡之後矢死靡他四十餘年如一日其節也如是事舅姑以孝稱宗族鄉黨無間言其孝也如是氏生一女不數歲而折夫弟三子四女長繼美為氏嗣固善視之其餘概視如己出子女均以母呼之甫離襁褓無不樂就其撫育若忘生者為其母也其慈也如是氏勤紡績積錢數百千見家計窘迫遂博平縣志

卷九

盧氏行狀

四十二

盡交夫弟振川置產業終其身未嘗一念及其惠也又如是是四者皆庸行若氏之所行可謂庸行之至矣茲特錄其實行云爾非敢稍有溢美也

重修青龍橋記

蔣慶第

博平西北四十里曰商家莊澗水經焉架石為橋曰青龍明崇正間邑人商某所創始也余頻歲經其地橋半欹念興復之顧未果同治乙丑冬閩人持簿入則邑庠生宋錫齡等募修茲橋而耆賓崔建邦實董厥事余嘉之助以貲閱一歲訖工來請記余謂古者水涸成梁月令孟冬謹關梁蓋有司者事耳余永乏斯邑自甲寅迄今十有三年間凡三仕矣方其身之所歷目之所觸未始不惘然動於中迨已事而歸則以所不覩而閣置之博平縣志

卷九 青龍橋記 四十三

久且習而忘焉則其他之利宜興弊宜革者於今亦概可知已崔君為斯邑民顧能代有司者任其責是殆補余過者乎余為斯記獨何能不恧於心也

重建西李家橋記

李金枝

博陵為齊之西鄙左氏云西至於河是也又云聊攝以東攝之故蹟在焉自黃河南徙而漯水繞其外其自聊城蜿蜒以達於海者則唐之篤馬河也茲河在博自南轉東設橋不一處而由縣治達西北一帶往來尤衝河之南北列村而居捆載者日相接也每逢夏秋之交行人苦之吾宗際熙前輩於乾隆戊辰糾衆創始募碌磚作柱上實以板既利水且省費號西李家橋所以別於東也不病涉者久矣乾隆丙戌大水為災所在之橋俱

圯而茲橋亦半就頽且橋之兩岸潰敗不可收拾際熙公於丁亥年謀重建基稍西移而制加廣視前功益偉矣余村在河之南時與吾弟克紹等渡河談讌因慨想至聖返駕之處流連低徊不止臨流賦詩也茲以書來云吾父作橋昔未有記今當重建欲誌其巔末非云居功實以示繼起者因時修補勿忘前功也余因感焉念世之為善者非建空王之殿即新大士之宮而於人事當為者反退縮不前而際熙公獨以濟人利物為心一再不止真可以輔王政之缺而傳諸不朽矣因喜為之記

重修永濟橋記

李維誠

說文橋之言趨從木喬聲喬高而曲水梁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橋梁亦王政之所急余治博陵之期年有梁萬清崔干城等為余言曰梁家道口有永濟橋始於乾隆二十三年夏潦秋霖洪濤奔激日久傾圮後易為小橋僅通行人車騎仍不得渡行者苦之今謀於鄉老集貲改建廣以五空凡過此者如履康莊無濡軌輸載之虞焉橋始於光緒十八年十月十九年五月竣工首施競勸閱歲乃成任事之難如此乞余為之記

博平縣志

卷九

永濟橋記

四十五

余思徒杠輿梁足以濟人利物故經傳常言之後世往往於琳宮梵舍輝煌金碧不惜巨資以為邀福計其於除治道梁即一木一石亦且吝惜而置之不問何本末之相悖哉若梁生者可以風已予故樂為之序並刊姓氏於碑陰



續建阜成亭記

王用霖

光緒己亥春仲余除是邑甫下車周閱城署殘缺圯漏  
屏蔽褻難城之工浩繁未克急理而邑署乃治事之廳  
為百姓所宗仰苟令頽圯何以肅政教而赫聲威爰葺  
之新之平之修之因簡去陋歸於整齊而規模畧奐治  
後有土基巋然數尺詢之耆民曰此舊臺址也未悉其  
名索志徵之是即阜成臺之遺蹟歟臺初為萬厯閒大  
令韓文所創高數仞至順治時王言復建春暉樓於其  
上氣象崔峩風景軒敞固極一時勝概乃歲久日頽無

博平縣志

卷九

阜成亭記

四十六

復踵其事者飄零荒落蔓草埋蹊昔人所謂清風秋月  
皆饒佳况歲闌舞雪俯視瓊瑤此情此景早湮滅而不  
復睹矣夫修廢舉墜余之責也然以細故而勤民亦有  
所不暇乃捐貲鳩庀塗茨丹雘因基以為亭友人曰物  
之成毀固有時也是不可不記攷博邑地勢平行無名  
山大川足資襟枕署基頗高脉坐低窪非得是亭以為  
關鎖則不足閔中而肆外前之創是臺者固有為而為  
之者乎茲值鱗原麥熟羽扇風薰時雨流膏沃禾足野  
而亭適告成非曰公餘閒眺藉養性天抑以培風水觀

稼穡與民同樂熙熙如也豈不快哉顏額曰阜成取物  
阜年成之意且誌舊也後人或由此而恢廣之即以此  
亭為權輿可耳是為記四月下澣古偃武王用霖并書

者罔不油然而生其忠義之心則 帝君之福佑此土也  
又豈有既哉故敘其緣起以驗來者光緒十 年 月